

摄政王妃

SHEZHENG
WANGFEE

下

完结篇

叶阳岚 著

无论曾经遭遇了什么我都庆幸，
幸而我还活着，
否则将会何其遗憾，
一生里终不得见这世上还有一个你。

精美古风彩插+独家番外

随书赠送：

精彩大结局惊艳上市
叶阳岚精心打造
潇湘书院人气作家

铜妆镜前，美人如画
侯门孤女，涅槃重生

只要你舍得分我半壁江山为家
你敢娶，我就嫁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摄政王妃

叶阳岚 著

SHEZHENG
WANGFEE

完结篇



第二十三章 腹背受敌

是夜。皇宫，良妃寝殿。

这段时间，老皇帝和萧以薇几乎形影不离，三餐都一起用，连晚上也歇在她的寝宫，这一天一切如常，两人用完晚膳在御花园里散步，刚刚好偶遇宫中新贵的李美人，一起走了一段路，萧以薇便很大方地把老皇帝哄到李美人那里，自己一人回了寝殿。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萧以薇道，脱下繁复的宫装。

荷露带着人服侍她更衣，闻言便道：“马上就初更过半了，娘娘累了吗？奴婢这就叫人给您准备香汤沐浴。”

“嗯，叫她们去吧，你留下来给本宫按一按头，今天的确有些累了。”萧以薇道。

“是！”荷露领命，给下头的宫女使了个眼色。

把人都打发了，她便扶着萧以薇在美人榻上坐下，要去整理软枕给她靠着。萧以薇却拦着没让，道：“这里你别忙活了，先帮本宫做件事吧！”

“是！”荷露手下动作一顿，心里也一紧，“请娘娘吩咐。”

“你紧张什么？”萧以薇看着她眼中一闪而过的不安笑了出来，从铺在美人榻上的席子下面摸出一个小纸包，拍到她的掌心里。

荷露看着那纸包，神色狐疑。萧以薇看她一眼，把视线移到殿外的夜色当中，道：“你去一趟天牢，明日一早东宫一千人等就要被押解流放了，你去替本宫送送太子妃吧。”她说着，唇角牵起一个微冷的弧度，加重了语气道：“明白本宫的意思吗？”

“是！”荷露点头，僵硬地扯了下嘴角，神色十分不安地盯着手里的纸包。

“放心吧，那些人是死是活，皇上是不会看在眼里的。”萧以薇看出她的顾虑，安抚道，“而且这个纸包里也不是什么要人命的东西，只是吃了之后会神志混乱，忘记一些事情。”

萧以薇和纪浩桀想要瞒天过海，不可能瞒过身边所有人，总要有一两个心腹做内应替她遮掩，所以荷露心里其实是有数的。现如今既上了她的船，荷露也无可奈何，只能低声应了。

“快去吧，趁着现在天牢那边晚饭还没开。”萧以薇道，对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是，娘娘！”荷露暗暗咬牙，捏着小纸包飞快地去了，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萧以薇看着，唇角慢慢牵起一个笑，神色却慢慢沉寂，越发冰凉起来。

天牢在皇宫边上，靠近东北角，一般情况下犯人都收在应天府的大牢，但是这一次太子谋逆事关重大，牵扯到皇家的人，所以太子妃等女眷还有太子膝下的几位郡主就被关在这里。

荷露捏着手里的药包过去，刚刚赶上那边食物送到，一众狱卒在外围耳房里折腾着。一桶漂着几颗米粒的稀粥，外加一筐硬邦邦散发着馊味的窝头，汤水已经冷了，上面几片叶子，真不如直接喝水来得痛快。

荷露站在大门口看了一眼，想着太子妃等人的命运，暗暗叹了口气。刚要举步进去，突然觉得身后冷飕飕的，像是被什么凶猛的野兽盯上了一样。她猛地打了个寒战，扭头看去，果然就见远处围墙暗影底下，隐隐约约有个人影站在那里。

荷露吓了一跳，干吞了口唾沫，往身后的耳房里看了一眼，犹豫着要不要喊人，但是转念一想，那人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站在这里，想必不怕里头那些人。她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大着胆子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挪过去，在那人影五步之外站住。

那人站在阴影里，身上罩了件宽大的黑色斗篷，从头到脚捂了个严实，再加上背对着她，荷露一时很难区分，大着胆子往前探了探脖子，试着开口道：“你——”

“东西拿来吧！”那人却是开门见山，毫不拖泥带水，说话间已经往旁边伸出手去。是个女人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透着森冷。

荷露觉得面对老皇帝的时候都不曾这样胆怯，赶紧把纸包递过去，放到那人掌心里。那人收了纸包顺势笼在袖子里，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回去之后，知道怎么说吗？”

荷露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迟疑道：“这、这——”

“告诉她，事情办妥了。”那人并不刻意为难她。

“可是——”荷露有点想哭。萧以薇叫她来下药，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萧以薇这边就会知道。

“照我的话去做，或者——你把这包药吞下去？”那人冷冷说道。

荷露一哆嗦，几乎双腿发软，白着一张脸，连忙道：“是！奴婢知道该怎么说，这里的事情奴婢已经办妥了，请良妃娘娘放心！”

那人这才满意，仍旧冷着声音道：“走吧！”

荷露身子一抖，如蒙大赦，逃也似的转身疾步离开。从头到尾她都没看清这人的面孔，真是太可怕了，那人竟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让她不寒而栗。

荷露走得飞快，哭不出来，只能忍着。回了萧以薇那里，她手脚还有些发抖，萧以薇看着她不正常的脸色，皱眉道：“怎么了？事情没办成？”

“不！”荷露连忙摇头，十分肯定地道，“奴婢按照娘娘的吩咐，已经把那药粉撒在了太子妃的饮食里。”

萧以薇听她说得肯定就没再多想，只当她头一次亲自杀人心生恐惧才会这样，不耐烦地摆摆手：“行了，今天这里不用你守着，先下去歇着吧。”

“是！”荷露敛声屏气，规规矩矩应了，因为心虚，礼节上更是半点差错也不敢留。

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荷露还是战战兢兢，翻来覆去睡不着，生怕东窗事发让萧以薇知道她把事情办砸了。左右睡不着，又重新披了衣服去萧以薇处查看，刚刚走到门口要敲门，就看到宫里的副管事刘泉带着个侍卫从外面火急火燎地进来。

“刘公公，这么晚了，什么事？”荷露问道。

“荷露姑姑，娘娘睡了没有？”刘泉很急，抬手擦了把汗，扯着脖子往萧以薇的寝殿张望，“天牢那边的守卫派人过来，说是夜里陈氏突发急症，已经不行了，今儿个皇上没有宿在咱们宫里啊。小的不敢随便拿主意，只能过来禀了娘娘，您看这——”

太子妃居然真的出事了？是那个人下的手？既然都是一样的结果，那她为什么还要拦了自己？荷露心里一阵恍惚，走过去敲开萧以薇的房门，看着突然出现在门边的萧以薇道：“娘娘，太子妃……大去了！”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萧以薇给她的是致人死命的毒药，只是无法点破罢了。

“怎么会这样？”萧以薇拧眉问道。

“这——”过来报信的侍卫一惊，连忙跪下告罪，“奴才也不知道，许是那太子妃养尊处优惯了，一时适应不了天牢的环境，奴才们真的是尽心看守，不敢有丝毫懈怠，请娘娘明鉴。”

“罢了！”萧以薇似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这都是命！也不怪你们，如今东宫里的人都是重犯，这话本宫记着了，今天太晚了，就不要打扰皇上休息了，明儿个本宫自会和皇上禀报，你回去吧，后半夜多注意着点，也就是这一晚上的时间，可别再出什么乱子了。”

这一番话当真体恤温和，那侍卫感激得连忙叩首道谢，又道：“那陈氏的尸首——”

“你们以前怎么处理类似的事情就怎么办吧！”萧以薇道，摆摆手示意他下去。

那侍卫感恩戴德地连连谢恩，被刘泉引着离开，其间荷露一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神色一半惊讶一半恍惚。

萧以薇倒是没太当回事，待到人走了就拍了拍她的肩膀道：“有些人，留着注定是祸害，关键时候千万不能心慈手软。今天这里不用你伺候，你还是回去睡了吧。”说完就先一

步转身进了内殿。

荷露站在院子里，看着殿门合上，再想想之前在天牢遇到的事情，觉得自己是不是做了一场梦，或者她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人，真的是她顺从萧以薇的吩咐投毒杀了太子妃。

这边萧以薇刚刚合上殿门，内殿落地帷幔后头就眉头紧皱走出一个人来。

是黎贵妃身边的单嬷嬷。

“娘娘，您对太子妃下手了？”单嬷嬷道，脸色并不好看。

“咳——”萧以薇略有几分尴尬，以帕子掩嘴咳了声，笑道，“那女人本宫看在眼里总觉得不舒服，这会儿太子也没了，本宫送她下去也算是成全了她吧！”

单嬷嬷不语，阴着脸看着她。萧以薇在美人榻上坐下，端起茶碗喝了口茶，察觉她的视线一直定在自己脸上，表情不由僵了僵，道：“嬷嬷，你这么看着本宫做什么？”

“老奴是怕将来有一天也会和陈氏一样的下场。”单嬷嬷道，语气讽刺。

她对萧以薇似乎并没有多少尊敬，这会儿态度完全不似在黎贵妃身边时那般谨慎恭顺。

萧以薇脸色微微一变，端在手里的茶碗顿在半空，不悦道：“嬷嬷说的什么话？本宫岂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本宫之所以除掉陈氏，是因为知道她必定会因为太子的事记恨本宫，可是嬷嬷你不一样，咱们可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盟友，我们之间没冲突吧？本宫又怎么会做那种事？”

“老奴本来也不求什么利益。”单嬷嬷道，神色冰冷，像是一座冰雕，“老奴只有芸儿一个侄女儿，若不是黎贵妃无情无义见死不救，她也不会死，荣华富贵、名利地位老奴统统不要，老奴只要替芸丫头报了这个仇。娘娘，老奴会帮您，所以您可别诓骗老奴，您是知道的，老奴这样的人，身无长物，本就是什么都不怕的，您可得思量着来。”这话是完全不加掩饰的警告。

萧以薇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但是能从黎贵妃那里争取到单嬷嬷，对她而言十分不易，纵观整个交泰殿，就只有单嬷嬷是黎贵妃母子完全不设防的人，唯有这个人替她做内应，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哪怕这个老奴再怎么不识抬举，她也必须忍着。

“单嬷嬷对芸儿的看护之情本宫自是知道的，也是黎贵妃太不近人情了。”萧以薇僵硬地扯了下嘴角，放下茶碗，起身抓住单嬷嬷的手握了握道，“嬷嬷，你放心吧，这一次只要我们成事，黎贵妃母子绝对死无葬身之地，芸儿的仇一定能报！”

“那老奴先谢谢良妃娘娘了。”单嬷嬷道，象征性地屈了下膝盖，腰杆笔直。

萧以薇看着她觉得心里堵得慌，敷衍道：“你我之间不用说这样的客气话，嬷嬷出来也有一阵子了，为免被人发现，就先回去吧。”

单嬷嬷目光冰冷地看着她的侧脸，纹丝未动。萧以薇狐疑，扭头递给她一个询问的眼神：“嬷嬷还有别的事？”

“是！”单嬷嬷道，唇角牵起一个古怪的笑意，“关于大邺摄政王夫妇，娘娘可有什

么打算？”

萧以薇闻言，心头剧烈一跳，慌乱了起来。

“嬷嬷，你不是——”她压着胸口，惊愕不已地看着单嬷嬷。

“芸儿的死，虽说是安成公主牵累所致，但其中也没少这两口子推波助澜，现在机会难得，他们居然来了这里——”单嬷嬷道，眼中有狂热的光影闪烁。

萧以薇看着这个容颜半老表情僵硬的女人，心里突突跳得越发厉害。

“单嬷嬷，本宫知道你报仇心切，可是有些事总要量力而为，否则适得其反——”萧以薇劝道。

“娘娘的身世老奴是知道的，难道您对他们没有什么想法？”单嬷嬷未等她说完已经出言打断，语气嘲讽地看着她道，“娘娘真当您做的一切可以瞒天过海？昨天金箭失窃一案您分明也对那摄政王妃存了杀心，那位王妃的心性老奴有所耳闻，绝对是个睚眦必报的狠辣角色，您真以为那事儿之后她就会善罢甘休了吗？”

萧以薇心头一跳，愠怒道：“眼下大局要紧，经过昨天本宫也才醒过味来，那两个人暂时不能动。”她语气强硬，但想着单嬷嬷的脾气，马上又软了语气道：“嬷嬷说得对，就这么放过那个小贱人，本宫无论如何都不甘心，可眼下大局未定，待到这件事了，我们再从长计议，想一个万全之策。”单嬷嬷是千年妖怪，要笼络并不容易，可她现在更怕的人是彭修。

单嬷嬷瞧着她的神色，眸子闪了闪，心里却是笑了，有意思！这良妃似乎还打着别的主意呢，却不知道是什么。

两个人心怀鬼胎，单嬷嬷的伪装功夫明显要比萧以薇高很多，很快恢复如常，道：“既然有娘娘今天这句话，老奴也就心安了，可是您千万要记着今天答应老奴的事，如若到时反悔——”话到一半，话锋一转，冷厉地道：“老奴今日能对黎贵妃做到什么程度，日后对您就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老刁奴，居然威胁她？萧以薇眼睛一瞪，心里开始冒火，终究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扯了一下嘴角道：“本宫说话自是算数的。”同时心里暗下决心，等黎贵妃事情一了结，绝对就送这老刁奴上路。

单嬷嬷得了她的话，自是看出她的虚情假意，也不在乎，象征性地屈膝福了一礼先行离开。

外面夜色通透，她唇角牵起一个冰冷的笑容——

萧以薇和纪浩禹比，根本就不够看。她过来接触萧以薇，是因为纪浩禹也需要借这个女人的手除掉黎贵妃母子，可是纪浩禹一定不会去动宋灏和明乐。

于是，她只能另辟蹊径，既然萧以薇和易明乐有仇，何妨利用一把试试看？

夜色浓厚，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彻底笼罩，夜色之中有人匆匆而行，没有人知道她来了又去，最终又是通往何处。

次日一早，遵照老皇帝的旨意，东宫一千人等被流放岭南。老天不作美，连着晴朗了数日，黎明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来，不多一会儿雨势转急，铺天盖地夹杂着电闪雷鸣，天地昏暗一片。

押解犯人出京不能耽搁，皇宫东侧大门洞开，一队御林军押解着东宫众女眷出来，一行人被粗大的铁链串成一串，顶着滂沱大雨狼狈地离开京城。

曾经显赫一时的东宫，曾经人们以为会是人上之人的太子一脉，就这样消失不见。

一大早明乐就趴在窗前听雨，房檐上滚落的水珠溅落在窗台上，在她额前刘海上凝出朦胧的水珠，她正兀自失神，分毫不曾察觉。

宋灏在内室批了两个时辰的折子，出来见她还趴在窗口没动，走过来把她抱开，安置在里面的软榻上，皱眉道：“虽说是夏日，这么被湿气熏着也是要着凉的。你总在那里趴着做什么？”

明乐抬起头来看他，兴致似是不高，歪着脑袋坐到他的大腿上，抬手环住他的脖子，把脸靠在他胸前。宋灏察觉她心情不好，垂眸吻了吻她沾着湿气的睫毛道：“这是怎么了？早上起来还是好好的。”

“没什么，只是想着东宫的遭遇，有些感慨罢了。”明乐道，抱着他的脖子靠在他怀里晃了晃身子，“历来皇权之争都是这么残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葬送的远不是一条人命那么简单，三日之前我们刚刚抵达帝京，纪浩桀还是人人艳羡的一国储君，可是如今东宫满门零落至此，当真是世事无常。”

“成王败寇，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宋灏用力揉了揉她脑后的发丝。

明乐不语，靠着 he 安静地坐着，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把自己的脸使劲贴靠在他胸前，聆听 he 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阿灏！”半晌，明乐才开口。

“嗯。”宋灏淡淡应了声。

“其实当年叫你放弃皇位的时候，你也并不十分甘心吧？”明乐声音轻缓。

宋灏愣了一下，看着她的脸笑了笑：“怎么突然提起这一茬了？都过去多久的事情了。”

“当年大邺宫廷夺嫡之争相较于这里，也不见得好上多少，加上里头夹杂了荣王的手段，你侥幸留下一条命已是不易，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信念，有朝一日一定要坐到那个位子上，叫那些欺你辱你的人臣服在你脚下，让他们敬畏痛悔。”明乐说道，她的语气很平静，并不见怎样慷慨激昂，也没有多少愤怒仇恨，“坐上那个位子，是支撑了你十几年的信念，那一刻全然放弃，那么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现在还要去为别人的江山殚精竭虑，你是不是不甘心？”

宋灏和纪浩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样的，他们都曾在战争中受过伤，对于权力的

渴望是明乐这样的人永远无法体会的。这个问题，明乐之前就想问，她知道宋灏会让步，有她的关系，那个时候她很怕刨根问底会打破她和宋灏之间的平衡，她自私地不想去承担那份责任，所以装作无知。现在，在大兴再一次经历这样惨烈的战争，她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

宋灏闻言，终于了然她今日这番感慨从何而来。

“傻瓜！”他弯了弯唇角，吻了下她的额头，“你说得对，为了那个位子，我苦心孤诣不择手段筹谋了十多年，最终决定要放弃的时候，若说半点挣扎都没有是假的。乐儿，你知道吗？现在我身边有你，有母后，还有乔儿和允儿，可以不用费心算计着生活，现在我倒是庆幸从那场斗争里走了出来。”

明乐听着宋灏一番话，紧抿着唇角久久未语，最后她笑了笑，仰头去看他的脸：“你说，纪浩禹现在是不是还停留在你当年那种心境里？”

宋灏闻言，笑容跟着淡了些许。

“你又胡思乱想了。”他低头去咬她的鼻尖。

明乐赶紧把脸藏在他胸前，咯咯笑了两声，再次抬头朝他看去，“之前不觉得，昨天听了你的话我才觉得心惊，如果他的夺位之心还夹杂了苏皇后的影响，那么只怕后面的事远比我们预料的惨烈。荣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用心，他们两人表面维持着一团和气，但势必早晚要将对方除掉，你说荣王要等时机，到底是什么？”

依照荣王如今的地位，现在要纪浩禹死是最容易不过的。可是他没有。明乐不信纪浩禹这些年来做的那些事纪千赫不知道，他明明知道却纵容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折腾，这又是什么？随着纪浩禹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威胁到的也必定是他，他为什么要这样放纵？

宋灏被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忍不住苦笑出声：“看来纪浩禹说得没错，你这凡事刨根问底的性子，的确是叫人头疼得紧。”

明乐不悦地瞪他一眼：“我只是不想做他们的垫脚石，当然是要问明白的好。”

宋灏摇头一笑，目光微敛，叹一口气道：“是啊，我的确觉得他们的关系很微妙，就像——”

“就像你对昇儿！”明乐唇角牵起一个无奈的笑，继续道，“只是他们的关系或许还更复杂一些，你磨炼教导昇儿，已经把和宋沐的仇恨抛在脑后了，将他作为一国之君来调教。可是荣王对纪浩禹，却是用了最极端又最叫人难以接受的方式磨砺他，让他顶着乱伦之子的名声在世人的鄙弃下成长，又限制他在朝中发展，给他的全部是逆境和阻力。”

宋灏不语，看着不断垂落的雨珠。明乐忍不住稍稍坐直了身子，双手捧着他的脸直视他，担忧道：“你说，他会不会是把自己作为纪浩禹通往帝王之位的最后一块练刀石？”

这一句已经相当严重，明乐声音虽然不高，两人却同时心神一震。苏皇后和纪千赫有共同的目标，要把纪浩禹推上那个万人敬仰的位子，而不是变成纪千胥那样徒有虚名的酒囊饭袋。

“那个位子，会比性命更重要吗？”宋灏问道。

如果只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苏皇后的死很有可能是荣王和她里应外合做的一场戏，而纪浩禹从头到尾并不知情。这样一来，纪浩禹十有八九是苏皇后和荣王的儿子了。

“江山皇位，到底有多重要？”明乐却是叹息，一筹莫展。

“荣王自己对这个皇帝宝座半分也不看在眼里，这是如今我唯一能在他身上看到的。”宋灏苦笑，十分自嘲。

“所以现在我更好奇的是，你跟我在这一局中到底要扮演怎样的角色。”明乐道，话锋一转，带了几分冷厉。

“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宋灏道，“横竖他不会叫我们白跑这一趟，等到老皇帝寿宴之后，他就不会继续掩藏了。”

“是啊，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明乐也道。

现在揣测再多也是枉然，既然纪千赫约定了时间，他们等着就是。

帝都这雨下了三天，第四日清晨才放晴。

花树繁茂的行宫更是苍翠一片，景色宜人，这天下午，让人期待多时的靖海王仪仗也正式抵京了。

这会儿离老皇帝的寿宴也没几天了，加上靖海王和大兴皇帝无甚往来，老皇帝也就没有特别招待，只叫肃王纪浩渊全权负责接待彭修一行，至于之前老皇帝承诺宋灏的赔罪酒宴也不了了之。

宋灏自然不会和他计较这些，不需要应酬他们更是乐得清闲，要么就在行宫里处理公文，要么就和明乐一道出城去周边游玩。好不容易来了大兴，怎么都要尽兴才好。其间彭修并没有来找他们麻烦，双方也并不曾正式碰面。明乐就这么逍遥自在安安稳稳等到了老皇帝寿辰当日。

寿宴设在晚上，入夜时分才正式开席。明乐和宋灏没有兴致和那些人寒暄，所以并不着急入宫，中午宫里就来人请，说是黎贵妃在宫里搭了戏台子，请宋灏夫妇入宫听戏。

这一天他们肯定不能缺席，明乐便没拒绝，只是宋灏手头还有些紧急公文要处理，便没有随行。

“我之前问过纪浩禹了，今天老皇帝的寿宴，荣王还是不会露面。”宋灏道，亲自取了披风给明乐披上。

明乐皱眉：“这样大的场合他都不露面，说得过去吗？”

“横竖老皇帝就是摆设，整个大兴国还是荣王最大。”宋灏叮嘱道，“我实在摸不准他打的什么主意，这个人绝对十分危险，你自己小心一点。”

“嗯？”明乐愣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微微提了口气道，“你是怕他人不出现，可是会在背地里出手？”

“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宋灏道，说着话锋一转，调侃地笑了笑，“纪浩禹应该一大早就该入宫，你要实在不想烦心，就叫人把他也请去黎贵妃的戏台子那里，跟着他好歹蹭个安全。”

今天这一局，纪浩禹依旧置身事外，既然他片叶不沾身，明乐贴着他总归不会错。

明乐听他还有心思打趣，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瞋了他一眼道：“行了，你别管我了，吃一次亏我还学不乖吗？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

“嗯！”宋灏对她也不是一点不放心，“我这边还有几封公文，处理好了就过去。”

“知道了！”明乐点头，“今天要穿的衣物我都放在卧房里了。”

宋灏点头，目送她离开就赶紧回到案后继续看公文。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宋灏把柳扬和长安都给了明乐。今天该是萧以薇和黎贵妃母子唱主角，他们也就做做观众。

明乐进了宫，也没去找纪浩禹，直接去了黎贵妃宫里看戏，到的时候赫然发现，纪浩禹也在。男女有别，为了防止外人说闲话，明乐不可能和他坐一桌，而黎贵妃已经亲自迎了过来。

这日也有其他各国使节到访，身份都没有宋灏尊贵，再加上如今就数大邺和大兴国力强盛，他们过来祝寿，其实也就是个攀附的意思。

上一次宫里闹出事情后，大兴贵族女子们达成了共识，没人再敢招惹这位煞星一般的大邺摄政王妃。

相较于听戏，明乐更愿意看游记或者话本，此时百无聊赖，在戏台子下陪着众人枯坐了一下午。

日暮时分，这里的戏宣布散了，众人纷纷起身去前殿准备入席。明乐走在最后，出院门的时候，纪浩禹正在那里等着。

“感觉如何？方才我险些以为你睡在里头了，正要进去寻你。”纪浩禹晃着把折扇，眉目生辉。

明乐看着他身上的大红锦袍已经没了感觉，就算他风流潇洒，她脸上表情也不见动容，扯了下嘴角道：“这里的戏没什么新意，咿咿呀呀听得人头疼，估计一会儿前头那台大戏会比较有意思。”

纪浩禹莞尔，摇头道：“你这女人真是半分也不可爱，除了杀人放火，你脑子里还能装点别的吗？”

“杀人放火也好过被别人杀人放火。”明乐一笑，和他调侃了一句，举步追着前面的人离开了。

纪浩禹翻了个白眼，合了扇子也快步赶了上去。待到两人背影随着人群消失在远处的花间小径上，院里回廊拐角处才一前一后走出来两个人。

走在前面的是荣王世子纪浩腾，后面跟着的是表情阴郁不安的延平公主。

“这么多年，我还真没见三哥对哪个女人这般殷勤过。”延平公主皱着眉头陷入

深思。

纪浩禹虽风流雅韵，可走到哪里都一副玩世不恭的纨绔相，他的风流只表现在气韵风度上，和纪浩腾这种随意调戏女人的下流坯子完全是两路人。

纪浩腾一直盯着两人背影消失的方向，目光讥诮又透着隐隐的火光。

明乐这边没注意后面还有尾巴，一路目不斜视往前走，纪浩禹走在旁边，两人偶尔交谈一两句，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设宴的宫殿叫延寿殿，一行人过去的时候里头灯火通明，已经准备好了。

彼时临近开宴，明乐站在大门口飞快扫了一眼，发现宋灏还没来，心里正在纳闷，旁边雪雁轻轻扯了下她的袖子道：“王妃，是柳扬。”

明乐回头，却见柳扬快步从远处走来，这里人多，他步子明显有些急。

明乐心头一紧，下意识警觉起来，往门边挪了两步避开人群。

纪浩禹本来正要进门，见她回头也就跟着止了步子。柳扬快步走过来，压低了声音，语气急促地禀报道：“王妃，王爷不见了！”

“嗯？”明乐抬眸递给他一个询问的眼神，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的意思。

“属下在宫门外久等王爷的銮驾，一直没有见到，就沿途回去寻找，结果在城隍庙附近找到了车驾，跟随王爷的侍卫全部中了迷药不省人事，几个暗卫的尸首则是在城隍庙的后殿发现的，应该也是被人先行迷晕。属下带人在四周找了一遍，唯独不见了王爷的踪影。”柳扬语速飞快，素来沉稳镇定的他竟有些失态，表情不自觉变了数次。

“你的意思是阿灏被人掳劫或是……”明乐皱眉，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这个不好说，王爷身边的人都是信得过的，而且依着王爷自己的身手，有人想要不着痕迹地做下这些并不可能。”柳扬道，额头上隐隐冒汗。

宋灏身边个个都是顶尖高手，何况他自己功夫也不弱，虽然不能跟专门训练出来的杀手死士相提并论，但若想要半点线索也不留下地带走他，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柳扬几乎六神无主，他跟了宋灏多年，从来不曾遇到这样的状况。明乐一下子就蒙了，脑子里空白了一瞬，忽然脚下一个趔趄，猛地后退一步，险些从台阶上摔下去。

“王妃小心！”雪雁低呼一声，连忙扶住她。

明乐稳住身子，面色雪白，目光找不到落点，心里已经乱了。她反应了一会儿，猛地抬头朝站在旁边的纪浩禹看去。

纪浩禹本来也拧眉沉思着，似乎在消化这个消息，表情却要泰定得多，还保持了一丝懒散看戏般的笑容。

明乐一道凌厉的眼波横过去，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哭笑不得道：“你看我做什么？”

明乐只是死死盯着他，一语不发。她目光向来平和，大多数时候甚至是阳光明媚的，这一刻却凝满杀气。纪浩禹被她盯着，本来没什么感觉，后来也觉得颈后发麻，脸上表情

自在不下去了。

“这件事，真的和你没有关系？”明乐一字一顿，声音阴沉得可怕。

“当然没有！”纪浩禹道，“宋灏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真有这心，也自认为没有本事做到这样的程度，况且我也没有理由这样做。”

这个时候，大兴朝中乱成一锅粥，纪浩禹和宋灏无冤无仇，这么做对他绝无好处。这一点明乐自是知道，可是现在除了纪浩禹，她着实想不到谁有理由也有能力来做这件事。

没有留下痕迹，那就说明，宋灏可能还不及设防就着了对方的道儿。也就是说，对他出手的这个人，最不济也是他认识的，甚至有可能是关系不错的熟人。

会是谁？如果不是纪浩禹，还能有谁？难道是彭修？可彭修在这个地方也只是远客而已，再有——纪千赫？明乐飞快地思忖，但是无可否认，这一刻她根本镇定不下来。

旁边的柳扬看着，冷汗已经把衣物浸透了：“王妃，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对方若是真要对王爷不利，我们多耽搁一刻，王爷就多一分风险。属下已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秘密寻找了，可是在这里，咱们人手不够，是不是要请大兴皇帝陛下帮忙，派兵找寻王爷的下落？”

“不行！”明乐想也不想抬手否决了他的提议。她目光阴沉，满面杀机，仿佛瞬间恢复了冷静：“这件事，万不能声张，你们把消息完全压制住，从现在开始，这个消息仅限于我们几个人知道。你继续安排可靠的人手找人，一定注意不要走漏风声，否则只会给人可乘之机。”

明乐又看向纪浩禹：“荆王殿下，麻烦您了！”

“是！”纪浩禹心领神会，微笑着略一颌首，“大邺的摄政王殿下偶感风寒，需要静养，近日内不适合出席任何宴会，本王会把王妃的意思代为转告父皇，请王妃放心。”

“有劳了！”明乐也不和他客气。

纪浩禹唇角勾了一下，带着红玉和绿绮先行进殿。

明乐目送着他离开，瞳孔凛然一缩，直至他的背影融入那片喧哗之中。

“王妃，您看这事儿真的会是荆王做的吗？”待他离开，长平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明乐摇头。她是真的不知道，一时半刻在没有确切线索和证据的前提下，什么也不敢说。

“可是王妃，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属下是怕有人真的对王爷不利！”柳扬焦躁道。

“稳住！”明乐道，她目光沉静如水，却有阴冷锐利的光影闪烁，“我想过了，若是背后的人真正想要阿灏性命的话，那么你们找过去时就应该已经发现他了，现在对方只是把人掳走，所以应是为了别的，最起码，一时半刻阿灏性命是还有保障的。你继续安排人去找，但是千万记住，这消息不能外漏。”

明乐说着，眸色又是一深，冷冷看着殿中一派热闹的情形：“这里无数人在虎视眈眈着，一旦让他们知道阿灏可能被人制住了，根本就不需等你派人，我们这些人全部先死在

这里。”

如果没了宋灏，在外人眼里，他们这群人相当于失去了顶梁柱。萧以薇对她怀恨在心，老皇帝和纪浩渊又各怀鬼胎，就连纪浩禹都靠不住，所以，他们和宋灏现在是一条命。宋灏在，他们安然无恙，若是这个消息传出去的话——

宋灏是大邺的摄政王，也是朝廷的基石，如若他就此失去踪影，大邺的疆土立马就会成为各国争抢的肥肉。

大兴皇帝虽然昏聩，只怕也会马上将他们灭口，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兵攻打桓城，一路北上，直取盛京。

明乐的话惊了柳扬等人一身冷汗，几人互相对看一眼，神色异样凝重压抑。

“柳扬你去吧，先按照我的吩咐去做，记住，千万不要自乱阵脚！”明乐抬手，用力拍了一下柳扬的肩，意有所指道。

“是！王妃！”柳扬点点头，快步离开。

明乐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殿中喧嚣热闹的场面，眸色沉得很，不知道在想什么。

“王妃，我们现在进去吗？”长平在旁提醒道。

“嗯！”明乐点头，回头看她一眼，在这一瞬间，她的表情突然变得灿烂夺目，一个笑容绽放到了极致，在宫灯的映衬下给人惊艳华美之感。

长平以为自己产生了错觉，下一刻，明乐已经跨进殿门，微冷平和的声音低低传来：“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是入宫来赴宴的，仅此而已！”

现在，正是考验她的时候，一旦走错一步，宋灏就会多一分危险。

因是大兴皇帝六十大寿，这次设宴是按最高规格来的，整个大殿装点一新，华贵喜庆，金碧辉煌，将皇家的张扬和尊贵尽数展露了出来。

宴席在大殿两侧排开，左右各三排。明乐进去的时候离正式开宴还有小半个时辰，而大部分客人已经到了，坐在座位上彼此寒暄着。

因为宋灏没有着落，明乐也无心应酬，目不斜视地一路走去。只冲她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那些跃跃欲试想要上前攀关系的人就自觉地退避三舍。

现在大兴朝中储君空置，宋灏自然就成了今日身份最为尊贵的客人，座位紧挨着上首老皇帝。这会儿老皇帝和萧以薇还没到，只有黎贵妃和另外几名妃子在那里谈笑。

明乐脸上表情维持不变，心里飞快地把整个事情梳理了一遍，可左思右想还是寻不着任何蛛丝马迹能够证明宋灏的去向。

她心里焦躁，百思不解之下，目光忍不住往斜对面飘去，看向已经坐在那里的彭修。

彭修来得较早，一身宝蓝色绣银线云纹巨龙的锦袍将他原本极为阴冷暗沉的气质烘托到了极致。差不多两年未见，他似乎清瘦了些，那张面孔也冷峻了三分，带着比往常更加凛冽的气势。此时，他正礼节性地和上来攀附的大兴官员打官腔，几乎在明乐目光飘去的同

时，他马上侧目扫过来一眼，目光清冷，叫人窥测不透。

明乐眉头皱了一下，却见他微微一瞥，扫了眼她身边的位子，然后再度面无表情地移开了视线。马上就要开宴了，宋灏却未到场，任凭是谁看了都觉得奇怪，只有他似乎并不意外。明乐心里一怒，突然就明白了过来。宋灏失踪八成和他有关。心里瞬间蹿出一股无名怒火，明乐一下子站了起来。

黎贵妃等人被她突如其来的举止惊动，纷纷抬头看过来。明乐视而不见地走过去，在彭修面前站定，语气冰冷：“久仰靖海王大名，今日一见，本王妃对靖海王的为人甚是叹服，不知可否有幸先和阁下单独说两句话？”

围在彭修身边的两名官员察言观色，极为识趣地连忙告退。

彭修抬头看过来，神色淡淡：“这殿中喧嚣，王妃若是不介意，不妨我们移步出去吧。”

“本王妃也正有此意。”明乐随即一甩袖，二话不说径自朝殿外走去。

彭修整理好袍子，步调从容地款步跟上。

旁边的黎贵妃直皱眉头，侧目对单嬷嬷道：“嬷嬷，本宫怎么瞅着这两个人举止很有些奇怪呢？”

靖海王便是昔日大邺朝中显赫一时的平阳侯，这一消息还瞒不过纪浩瀚，可是关于明乐和彭修之间的私怨，他们却知道的不多。

单嬷嬷目光闪了闪，深深看了两人的背影一眼：“当初彭、易两家的恩怨娘娘不是都知道吗？大约也是我们高看了摄政王妃，以为她能坐上现在的这个位子，便不会如一般深宅妇人那样记恨些鸡毛蒜皮，大约她还没能忘怀两家当年的旧仇吧，这会子遇上了，可能是要清算旧账。”

“是吗？”黎贵妃将信将疑。

“横竖是他们双方的私事，娘娘做局外人看着就好，何必和他们费心思？”单嬷嬷道。

黎贵妃心里总有种怪异的感觉，不过没多问。

单嬷嬷目光无限延伸，于无形中追着两人一前一后离去，眼中变幻莫名。

宋灏的正妃，纪浩禹感兴趣的女人，虽然黎贵妃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她瞧得分明，这位靖海王和这丫头绝对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晦牵连。

这样的话，看来还得另作打算！单嬷嬷心里暗暗谋算着，再度垂下眼睛。

明乐和彭修一前一后从殿内出来，为了避嫌也没有刻意躲避人群，只往旁边回廊上走了两步，离大门五六步远，甚至能叫殿中的客人看到两人相对而立，只是陆续进门的人不至于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我还没有主动去找你，你却这样阴魂不散。彭子楚，不管怎么说，我当真小瞧了

你。”强压着心里的火气，明乐冷声说道。

彭修负手而立，眸色深沉地看着她气势凌厉的面孔。相较于两年前的青涩稚嫩，如今她这张脸更显明艳，凤眼桃腮，气势惊人，带着独属于女子的妩媚优雅，同时更持有上位者的尊贵气度，两者并存，将这女子的一切都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确定明乐就是易明澜的时候，他还曾试图从这女子的眉目之间寻找一线当年的记忆，此时此刻再次面对她，他已然放弃了那样的念头，不管她如今是什么样的人，他只坚持一点——她是他的女人，最后也必定要回到他的身边。

这样想着，彭修看向明乐的目光之中慢慢浮现一层近乎狂热的光彩。明乐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眉头。若不是为了追查宋灏的下落，她根本就不想和这个人面对面在这里浪费时间。

彭修看着她眼底毫不掩饰的厌恶，表情也跟着淡了淡，道：“很久以前我就说过，不管前世也好，今生也罢，你都只是我的女人，不需要你去找我，属于我的，我自然会亲自带回去。”

“呵。”明乐闻言，不可思议地笑了出来，她看着眼前男人一副理所应当的面孔，“彭子楚，你别考验我的耐性，你我之间需要了断就真刀真枪地来，没必要在背后耍阴谋诡计。我没心情和你翻旧账，现在只问你一句——阿灏他是不是在你手里？”

彭修冷嗤一声，不置可否，他负手看着天际的流云，冷硬地吐出几个字：“我要的，是你！”五个字，像是宣誓，更像是警告！

“所以呢？”明乐反问，“为了削弱我身边的防卫，制造趁火打劫的机会，你便想方设法对他下了手？彭子楚，你是疯了还是傻了，这里可是大兴帝都，别忘了阿灏的身份，你若是敢在这里动他一根汗毛，莫说大邺方面有何种反应，只大兴皇帝便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你在海域势力稳固，可你真的确信，那建立不过区区两年的海上卫队能同时承受两大强国的怒火吗？”

如果宋灏在大兴有什么闪失，大兴朝廷责无旁贷。若不是打定主意和大邺短兵相接，那么老皇帝会在第一时间揪出凶手，把自己撇清。彭修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还是有恃无恐，这大大出乎明乐意料。

“何必拿话唬我？”彭修不以为然地冷笑，“难道你不知道这纪千胥是什么人，纪浩禹又是什么人？一旦宋灏失踪的消息公开出去，对他们而言，趁火打劫的好处可比捉拿凶手多得多。你是找了个好靠山，可就是因为这个靠山太大，所以一旦他倒台，你就再无依傍。虽然我知道为了应付这次大兴之行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宋灏已经做好了各方准备，可别人未必知道。如果他有什么闪失，就凭现在盛京里那个半大的孩子，谁会相信他能撑得起场面？”

彭修从远处收回视线，看了她一眼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心里早就十分清楚，否则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探我的口风，而是直接去后殿找老皇帝兴师问罪，让他上天入地把

宋灏给找出来。”

老皇帝昏聩无能，纪浩禹心思不好掌握，偏偏这里还有个蹉浑水的萧以薇，再加上另怀心思的黎贵妃母子。宋灏一出事，立刻将明乐以及他们这一行带来的所有人推到了风口浪尖，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

彭修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才会甘冒奇险，直接打上宋灏的主意。

“你——”明乐恨得牙根痒痒，偏偏这个人软硬不吃，她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想必我再继续追问你阿灏的下落，你也是不会与我说的，那好，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你出面，他绝对不会大意，更不可能轻易中计，更何况你人早就在宫里了。”深吸一口气，明乐暂且压下心里所有的情绪，“柳扬已经叫人查过现场，绝对是有熟人出现打了马虎眼，你们才能成事。”

彭修既然知道宋灏在大邺方面有所安排，倒是不至于对他下杀手，能算计到宋灏的人应是个相当难缠的角色，这一点更叫明乐恼火。

彭修似笑非笑，只是看着她。明乐知道，他是不会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消息了。转念想想也是，自己这会儿是脑子糊涂了，居然和他废话，彭修若是肯说，又怎么会做。

多说无益，明乐最后看了他一眼，转身就走。等在大殿门口的雪雁和长平立刻迎过来。

“王妃，怎么样了？”雪雁急切问道，“王爷失踪，难道真的和他有关？”

“就是他做的！”明乐冷冷说道，眼中有阴冷的杀意纵横。

雪雁闻言，顿时失控，一个闪身朝彭修扑过去，短短一瞬间，她袖子里吐出一柄柔软锋利、薄如蝉翼的弯刀。明乐感知到她的意图，要拦已经来不及。

彭修面对雪雁的突袭冷冷一笑，后撤半步，脖子往旁边一侧。雪雁身手极为迅捷，一刀削过去，却也只将他鬓边垂着的发丝切下一缕。

彭修目色一凝，眼中迸射出凛冽的杀气，两指钳制住她手腕的同时，一掌已经直推而出，结结实实拍在了她肩上。雪雁肩膀上的剑伤还没好全，顿时伤口裂开，她脚下也控制不住地往后连着错开好几步。

雪雁还想再攻，明乐已经快步上前将她拦下，沉声斥道：“还不住手！”

彭修对雪雁本来也没准备容情，但此时明乐挡在跟前，他没有再强行出手，冷冷扫了两人一眼，甩袖就走。

“王妃——”雪雁心里愤怒，险些落下泪来，“他居然敢动王爷，都欺负上门了！”

“你又不是他的对手，逞什么能？”明乐不耐烦道，她现在真没心情去安慰雪雁什么，“阿灏还没死呢，用不着你急着给他陪葬。”言罢，一把甩开她的手，举步往殿中走去。

长平摇头一叹，走过来握住雪雁的手，安慰道：“你也太沉不住气了，那人若是那么好对付，王妃和王爷又何至于留他到今天？眼下正是多事之秋，王妃的处境已经十分艰